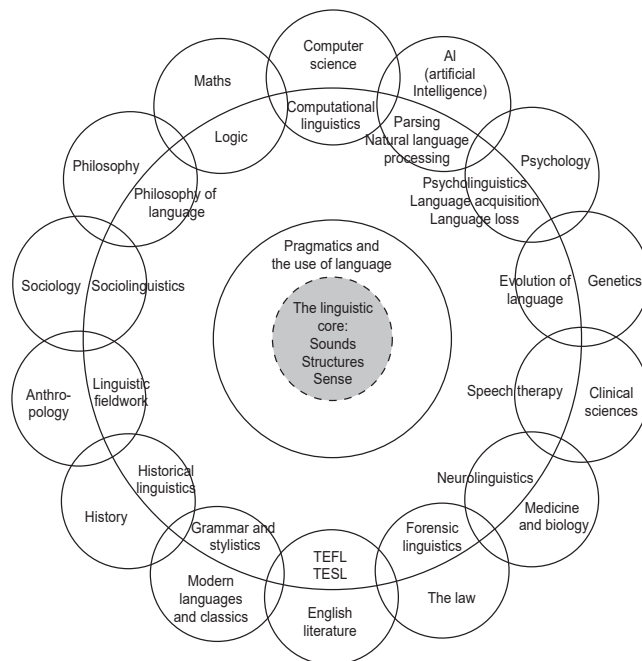


# 語言學研究的前瞻趨勢

徐嘉慧、何萬順、劉昭麟\*

## 一、前言

語言學門包含眾多的次領域。除了核心的語言學理論與語言研究外，舉凡人文社會學科，例如文學、哲學、歷史、民族、人類、心理、社會、政治、教育、傳播、法律、音樂等，無一不與語言研究交會而形成語言學門的次領域，甚至理工學科，例如數學、生物、計算機等，也是如此；醫學也不例外。Neil Smith 這位英國語言學家在一本極為精彩的語言學科普專書裡提出這個有趣的問題：How to be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他的答案是：Be a Linguist。正是因為語言研究幾乎可以與任何學科連結而形成次領域。他提供了以下的圖解：



\* 徐嘉慧，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教授；何萬順，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特聘教授；劉昭麟，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特聘教授。



語言學眾多的次領域環環相扣，編織了具有高度跨領域特性的學術網，也激發出許多具前瞻性的研究。

在臺灣，科技部（前國科會）於 1995 年成立了語言學門，至今已超過 20 年。關於學門內的學術情況與發展，科技部進行過多次調查。張顯達（2006）根據科技部 2001-2005 語言學專題計畫申請案，首次探討語言學門的熱門學術議題，也藉著學術座談會討論語言學的前瞻學術議題。從 2005 至今已有十年，今年我們再度調查臺灣語言學門的熱門與前瞻學術議題，以瞭解學門近十年的學術狀況及展望語言學的學術發展。我們調查了學門（1）2006-2015 之熱門學術議題及（2）前瞻學術議題。由於篇幅有限，在這篇短文中我們只討論語言學研究的前瞻趨勢。有關語言教學的前瞻研究議題及語言學門的熱門研究議題，請讀者參閱「2015-6 語言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議題調查計畫」的結案報告。<sup>1</sup>

要瞭解一個學術領域的未來發展方向，對其過往與當今熱門議題的掌握是不可或缺的。然而，科學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當下熱門的研究議題雖然能影響，但不必然能決定學門的未來趨勢與發展。一個學科或學門歷史性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往往是來自在當下並非熱門，甚至未獲重視的研究發想或是研究方向。例如，二十世紀中期至今歷久不衰的生成語言學（generative linguistics），語言學界公認這是繼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於二十世紀初期開創現代語言學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後的主流學說。奠定生成語言學理論基礎的第一本書，也是 Chomsky 的第一本書，*Syntactic Structures* 是在 1957 年出版；而同年結構主義的心理學泰斗 B.F. Skinner 也出版了 *Verbal Behavior* 一書。因此，1957 年可說是結構語言學的顛峰，同時也是生成語言學的創始元年。在語言學的發展史上，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分水嶺。兩年後，1959 年，Chomsky 在美國語言學學會（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的會刊 *Language* 發表了歷史性的書評 A review of B.F. Skinner's *Verbal Behavior*，論證以行為主義（behaviorism）來解釋語言的嚴重不足，確立了生成語言學逐步成為主流學說的趨勢。

然而，當今語言學門除了以生成語言學為首的形式學派（formal

<sup>1</sup> 我們也正在著手將結案報告加以整理潤飾，希望能以專書的形式出版。目前已經取得文鶴出版社的同意，計畫於 2017 年元月出版，書名訂為《語言學門在臺灣：現況與展望》。

linguistics) 以外，尚有與之分庭抗禮的功能與認知學派 (functional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其中認知語法 (cognitive grammar) 於八〇年代方才興起，奠基於 Lakoff 與 Johnson 於 1980 年合著的經典專書 *Metaphors We Live By* 以及 Langacker 於 1982 年在期刊 *Language* 所發表的 *Space Grammar* 一文。雖然學界在觀感上仍普遍的認為生成語法較為強勢或是主流，然而無論是在國內或是在國際上，以語言學期刊論文及專書的屬性來看，或是以語言學家的專長來看，生成語言學在數量上都是相對比較弱勢。學界如何形成這個並非準確的觀感是一個有趣的議題。

再看近年來在功能與認知學派中頗受歡迎的構式語法 (construction grammar)，是一個由數個不同理論所組成的家族，並非整一的理論。然而，構式語法並不排斥形式語言學中例如詞類、詞組、結構、論旨角色等的核心基本概念，而是將其融入詞彙與構式當中。構式語法由於深具包容力，因此在功能與認知學派中的地位已然穩固。再來看形式語言學，在 Chomsky 不斷修正其生成語法理論的過程中，在每一個轉變的階段都有相當比例的既有研究者並非心悅誠服亦步亦趨；例如，在九〇年代中後期，Chomsky 提出了微言主義 (Minimalist Program, MP，又稱最簡方案或極小主義)，明確放棄了已發展相當成熟的管轄約束理論 (Government and Binding, GB)，即有重要的句法學家，如 Federic Newmeyer，撰文不表同意。黃正德也曾在 2014 年 1 月「語言學門思想交流系列 1：雙 J 對話：形式與認知」的座談會上表示，他個人仍較偏愛 GB。Chomsky 已是 88 歲之高齡，但其領導地位至今不墜；然而，微言主義的整一性與穩定性並不及較早期的生成理論。

在臺灣，近三十年間最重要的研究趨勢是研究議題持續不斷的本土化。研究的語言從早期以中文與中國語言為主，發展至以臺灣境內的語言為主。臺灣華語、臺灣閩南語、臺灣客語、與臺灣南島語的研究蓬勃發展且成績斐然，因此本土語言的研究也已成爲臺灣語言學的一大特色。

## 二、何謂前瞻？

探討語言學研究的前瞻趨勢之前，首先必須對「前瞻」有所界定。考量了語言學近一世紀的演變及國內語言學近半世紀的發展，語言學前瞻研究議題的界定可分為以下三種。



### (一) 未來的熱門研究

未來的熱門必然是當下的冷門；因此，若能以現今學界對學門知識的認知為基礎，從眾多的研究議題中看出未來的熱門議題，而率先投入研究，這對於我國語言學研究在世界上搶得先機甚至爭取領先地位是重要的課題。

### (二) 改變學門的研究

未來的熱門議題著重於研究者、研究計畫、與論文的數量，但是探究前瞻研究議題時，對於影響力的考量是不可或缺的。判斷影響力的最佳標準就是哪些研究議題、研究方法、或是研究方向可能對現有的爭議有重大的突破，或是開創新的研究領域，其影響範圍可小至其次領域，大至整個學門。

### (三) 經世致用的語言研究

語言是人類在所有物種中獨有的特徵，也是人類社會得以主導地球發展的首要因素。然而，弔詭的是：科技進入了人類生活的每一個環節，但許多人類語言卻正瀕臨滅絕。在這個關鍵的時代，我們特別加入了「經世致用」作為語言學前瞻研究的一個標竿；期盼能激勵語言學家思考可以改變世界和影響人類社會的語言學研究。

除了上述考量，探究語言學的前瞻研究趨勢必須與各次領域的專家學者集思廣益，並從各次領域的前瞻議題討論中歸納出前瞻方向。我們於 2016 年 3 月於政大舉辦了「語言學門前瞻學術研究研討會」，邀請了國內在各個次領域共 24 位語言學者共同討論這個議題。此外，我們也參考了 Joan Maling 教授受邀在 2015 年 11 月臺灣語言學學會會員大會上，以「當代語言學研究與未來展望」(Current Linguistic Research and Future Goals) 為題所發表的演說。Joan Maling 教授現任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語言學學程主任 (Director of the Linguistics Program at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與 Brandeis University 名譽教授，也曾擔任美國語言學學會會長。以她在語言學界舉足輕重的地位，她對於語言學未來展望的談話，以及當天跟與會學者就此議題的討論，對於我們探究前瞻研究趨勢有很大的助益。很幸運的，2013 年 6 月在加拿大舉行的國際認知語言學會議 (Internation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ference) 有一個特別的座談 (open forum)，討論的主題正是：「前瞻：認知語言學的未來」(Looking Forward: The Futur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座談會由語料庫語言學及認知語言學的知名學者 John Newman 主持，其他講者共有 12 位。我們仔細研究了以上各場會議中的專家意見，分析歸納並深入討論，提出一般語

言學 (general linguistics) 和應用語言學 (applied linguistics) 的前瞻研究趨勢。

### 三、語言學整體的前瞻研究趨勢

對於語言學的整體發展，我們提出以下四個前瞻趨勢。其中最具共識的就是第一項的跨領域研究，而其他三項的前瞻趨勢也都與此密切相關，可見跨領域研究對於未來語言學發展的重要性。

#### (一) 跨領域研究

語言學內部 (intradisciplinary) 的跨次領域整合及語言學與其他學科的跨科際 (interdisciplinary) 研究是兩大重要主題。語言是一個複雜的系統，語言學是人文科學，也是自然科學；是科學，也是藝術。然而，這個基本的事實長期被語言學家低估。語言學如何跳脫各個次領域「瞎子摸象」的研究傳統，積極建立宏觀的研究模式與理論基礎，將是語言學的一個根本且全面的挑戰。在跨科際的合作研究上，語言學與進化和大腦研究的整合，是最具前瞻性的議題，勢必帶來突破性的發展。

#### (二) 形式學派與功能學派的整合

語言是人類溝通的最重要工具，形式與功能為一體兩面、缺一不可。語言學的形式學派與功能認知學派長期以來的鴻溝與隔閡，對於語言學的發展是一項嚴重的阻礙。如今這兩個學派之間已開始出現相互跨越的些許跡象，兩邊的學者若能更進一步積極的開啟對話，進而將形式與功能整合在一個完整的語言學理論，這對於語言學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將會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對於人類的科學進步也深具意義。

#### (三) 自然語料與個別差異的研究

以現代語言學在本質上是描述語言的觀點而言，其研究的主要標的終將回歸到自然語料及個別的語言使用者。重視自然語料的趨勢將持續提升建立語料庫的重要性，也將進一步提升手語的研究以及將口語研究與手語研究整合的努力。理論語言學及心理語言學以誘發出來的語料 (elicited data) 所獲得的研究發現，也將與其他次領域對於自然語料的研究發現相互驗證並且結合。此外，對於不同語言之間及不同方言之間的差異研究，包括類型學及社會語言學的研究，也將延伸至語言使用者的個別差異研究，研究的面向也將從語言本身擴展至語言習得與學習。



#### (四) 研究工具與研究成果的多元化

語言研究的工具與研究成果的展現越來越多元化。期刊和書籍的傳統紙本出版模式，其影響力將持續減弱。學術出版電子化的趨勢將持續擴大，「開放取用」(open access) 也將逐漸成為學術出版的主流模式。學術出版的定義也將從傳統以文字論述為主的內容，擴張到涵蓋以其他多元媒介所呈現的研究成果，例如，語料庫、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以及語音、影片、及其他視覺化 (visualization) 與多媒體 (multimedia) 的工具。這些多元的工具也將使得語言的研究更加豐富與完整，對於紀錄語言學 (documentary linguistics) 作為一個新興學科也大有助益。此外，未來在學術成績的計算上，除了傳統的研討會、期刊與專書論文發表外，也將更加多元，逐漸涵蓋以上所述的這些新興的研究成果展現模式。

### 四、一般語言學的研究趨勢

一般語言學涵蓋語言的核心研究，包括語音學、音韻學、詞彙學、句法學、語意學、語用學、言談篇章語言學、類型學等次領域。研究的語料來自口語、手語與書面語。理論的基礎也涵蓋形式學派與功能認知學派。對於一般語言學，我們提出以下的前瞻研究趨勢。

#### (一) 句法學的類型學研究

在一般語言學中，語法學將持續是最活躍的次領域。形式句法學雖然在形式組 (formalism) 與運算 (computation) 屢有變遷，但是其根本的理論依據，原則與參數理論 (Principles & Parameters, P&P) 的研究方向極為穩定。P&P 在定義與本質上是原則與參數並重，但是句法學研究長期側重追求普遍性的原則，與參數息息相關的類型學研究上反倒是功能學派的強項。跨語言的類型學研究將成為句法研究主流，並且由此切入，展開與功能學派的類型學研究的對話，進而追求整合的模式。

#### (二) 功能語言學的完整理論模型

廣義的功能與認知語言學將加強內部各次領域，如功能學派 (functionalism)、認知語法 (cognitive grammars)、語用學 (pragmatics)，之間的對話與結合，具體發展具有整一的理論模型。在方法論上結合量化與實驗分析，包括使用語料庫或神經心理的實驗；在議題方面會多樣化並與其他學科整合，包括文化研究、神經科學、社會科學、手語或手勢的研究、瀕危語

言調查等，探究語言與大腦和社會的互動。

### (三) 語音與音韻研究的科技化

語音與音韻是語言研究中最接近物理事實的次領域，而具體的語音與抽象的音韻也相互驅動。現今的科技使得自然語音語料可大量取得；因此，語音與音韻研究必須具有處理多元語料的能力，而基於新興科技尋求新的研究方法也將是必要的課題。語音與音韻研究的創新方法將加強理解多變的口語信號與抽象的語言體系間雙向關係：從抽象的語言系統體現多變的口語、從多變的口語體現找尋抽象的語言系統。語音與音韻研究與高科技儀器與工具的緊密結合，也將在語言治療、腦神經科學、語言處理等跨領域研究中，展現語言研究的經世致用。

### (四) 自然語料為基礎的語意學研究

自然語料的語料庫與量化的分析方法與工具使得觀察語言中的規律模式益發容易，然而細微的語意差異也因此容易被忽略。傳統的人工語意分析是否可以被計算機的量化分析取代，大數據的量化分析是否會呈現語意在語言使用中的不同面貌，都是未來值得探討的議題；因此，在語意學的領域內各種不同研究方法的建設性對話與整合是迫切需要的。此外，自然語料中的不同來源與不同語體 (genre) 也檢視出語意呈現的不同樣貌。因此，當我們知道不同語者會因為不同的社會、文化、認知背景等因素的匯流與互動，而呈現不同的溝通目的與語言模式，語意學與心理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社會語言學等相關次領域的研究合作不可或缺。

### (五) 手勢、手語、大腦與演化研究

手語是人類藉由手、臉、頭、身體等動作構成視覺手勢類 (visual-gestural) 的溝通系統。手語 (signed languages) 和口語語言都是人類的自然語言，具備語言學家所提出的人類語言特徵，而有別於動物的溝通系統。家庭手語 (home signs) 也是視覺手勢類的溝通系統，主要是先天聾啞的小孩，在進入學校學習正式手語之前，在家裡為了跟聽說正常的父母溝通而自然發展出來的溝通系統。家庭手語的發展可以提供線索或證據，瞭解一個溝通系統如何從「無」發展到「有」。不同於家庭手語的自成獨立系統，手勢 (spontaneous gestures) 則是人們說話時自然產生的手與臂的動作，伴隨語言一起傳達意義，家庭手語的產生也往往是以手勢為基礎而發展出來的。

行為實驗和腦科學實驗顯示手勢和語言是整合而非分開處理的。有學者



認為手勢可能是人類語言的先驅，從手勢的非約定俗成意義而發展演變到具有語言規則和約定俗成意義的溝通系統。因此，研究手勢的產生與家庭手語的發展可提供線索，驗證或推翻這個語言起源與演化的假設。研究的方向包括：(1) 語言、手勢與大腦的研究——語言和手勢的認知和神經整合本質如何？什麼因素影響語言手勢的整合？(2) 語言、手勢與母語習得的研究——手勢在第一語言發展的影響為何？(3) 語言、手勢與意義的研究——語言和手勢在語意與語用表達的分工本質如何？語言與手勢如何共同呈現概念的內涵？

相對於口語語言研究，手語研究的人力與資源遠遠不足；相較於手語研究的不足，國內目前更是沒有任何家庭手語的研究，而研究手勢的人數也同樣稀少。期盼能有更多的語言學家與心理學家、腦神經科學家與演化科學家合作參與這個具有前瞻性的研究課題。

## 五、應用語言學的研究趨勢

應用語言學所涵蓋語言學於其他學科的跨領域應用研究，也就是所謂「帶有連字符號的領域」(hyphenated discipline)；包括心理語言學 (psycholinguistics)、認知語言學 (cognitive linguistics)、腦神經語言學 (neurolinguistics)、社會語言學 (socio-linguistics)、計算語言學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翻譯學 (translation studies) 等；分析語言的理論基礎也同樣涵蓋形式學派與功能認知學派。基於應用語言學各次領域在本質上即有跨領域的必要特徵，臺灣的應用語言學家毫不意外的指出未來的趨勢將是更多元且深化的跨領域合作，我們提出以下三項前瞻研究方向，都是與應用語言學的多數次領域相關的議題。

### (一) 語言與老化的研究

戰後嬰兒潮老化的衝擊，全球皆然。過去三十年來國際上語言與老化的相關研究十分熱絡。臺灣由於少子化的趨勢，人口老化是世界第一，問題更為嚴峻；但是語言與老化的研究在臺灣語言學界卻十分冷清，缺乏關注。三十年來僅有 9 個研究者執行了 11 個相關的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多集中於溝通能力與心理神經方面的研究，跟語音與言談有關的僅分別只有 1 件。相較於此一議題對於臺灣人口與社會的重要性，研究的量能嚴重不足。

就理論語言學而言，語言老化的研究可以從語音、詞彙、句法、語用、

言談等不同的層面來著手。就應用語言學而言，這個議題更是豐富，必須牽涉到神經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社會語言學、與計算語言學等諸多次領域，也同時需要與醫學、心理學、人類學、教育學和科技研究的緊密合作。

語言及溝通能力的衰退是伴隨個人身心老化的正常現象，但也可能產生非正常的失智症或失語症。因此，語言老化作為一個生理現象與腦神經研究最為相關，認知老化的基因與腦神經機制的退化對於語言能力衰退的影響最為直接。從生理上探究語言老化必須先從心理語言學的前端研究探索語言老化的實際徵兆，例如認知能力、語言處理、語言產出、記憶力、注意力等能力的衰退，並且發展出評估這些能力的標準測驗。即使是這些基礎的研究，在臺灣的語言學界也是屈指可數，極需語言學家的參與投入。

在計算語言學或是語料庫語言學的領域內，就我們所知，目前國內外尚未有針對老年人語言使用而建立的大型語料庫，無論是針對正常老化或是非正常老化的高齡者，僅止於少數研究者所蒐集的小型語料。因此，似乎也沒有以實際自然語料為基礎的量化語言老化研究。臺灣若能在此區塊及早投入，應能在華人社會裡取得領先的優勢。

從社會語言學來看，個人的語言建構與其社會身分與身分認同有重要的關係，因此語言與老化的研究也需將不同的社會文化群體列入考量。年齡在社會語言學的研究上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議題，而語言老化已有證據顯示與教育程度有關，程度較高則老化程度較低；其他還有許多的社會因素值得探索，如性別、文化、生活形態、城鄉差異等。

語言與老化的研究幾乎牽涉到語言學內所有的次領域，因此提供了一個學科內整合的契機。臺灣的語言學家可以實質參與這個跨領域的研究，積極探索正常語言與認知老化的過程、語言與認知能力的維護、非正常老化的預防和早期偵測，以及語言、記憶力、注意力治療的可行方案。從語言學經世致用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極具前瞻性的研究議題，是語言學家貢獻臺灣社會的絕佳典範。

2016年6月11日之「語言學門創新研究系列一：語言學門前瞻議題暨科技部計畫撰寫經驗分享」座談會上，戴浩一教授談論臺灣高齡社會的研究，提出研究高齡社會語言溝通問題的三種層面：(1) 言語 speech——聲音的產出；(2) 語言 language——聲音對應到意義的象徵系統；(3) 溝通 communication——主動使用語言交流想法與感受。此外，戴教授認為語言學



家對於高齡社會的研究能有以下貢獻：

- 提供語言和溝通的訓練，維持或促進老年人的認知儲藏。
- 從語言標記、生理標記和認知標記的辨識，早期發現輕度認知障礙。
- 幫助臨床心理醫師和精神科醫師修改認知功能評估測驗，更能精確評估老人癡呆等老化現象。
- 幫助醫生有效地與老年病人溝通。
- 協助公衛專家針對不同語言文化背景的語群以適當的語言設計問卷跟訪談。

## (二) 語言習得的研究

身心老化的語言流失，其對立面就是兒童成長的語言習得；兩者也都有正常與非正常的發展。相較於語言老化研究的嚴重不足，語言習得的研究相對豐富許多，在兒童語言的語料庫建構亦如此。但是我們認為語言習得研究仍是極具前瞻性的原因有二：首先，與語言老化研究一樣，語言習得的研究，包括正常的習得與發展遲緩與習得障礙，提供了一個學門內整合的契機。習得的研究牽涉到理論語言學的語音、詞彙、句法、語用、言談等所有層面。二、就應用語言學而言，這個議題也同樣豐富，與神經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社會語言學、與計算語言學等諸多次領域相關，語言習得的障礙也同時需要與醫學、心理學、認知科學、腦神經科學、教育學和科技研究緊密合作。

其次，語言習得與語言老化的對比與整合研究可進而導致兩個有意義的研究議題：一是語言學家可以研究語言老化的過程在何種程度與面向上是語言習得的翻轉 (reversal)，進而研究更宏觀的「語言生命」歷程。語言習得可視為語言生命的「上坡段」，語言成熟後達到語言生命的「高原段」，語言老化則為「下坡段」。我們預期，在研究倫理的問題釐清後，將會有針對個別的語言使用者「語言生命」的自然語料，並以多媒體方式呈現的資料庫建構，進而探究一個人完成的語言生命過程。

我們預期各種類別的語言習得研究，包括第一語、第二語、第三語、雙語、多語、傳承語言等，也將朝向統合的方向發展，整合出統一的理論模式。

## (三) 大數據的應用語言學研究

在這大數據 (big data) 的時代，語文資料的來源和質量正以倍數的速度擴張，語言學家可以在巨量的語料基礎之上建構和比較語言學理論。以中文

的研究為例，數位典藏計畫與數位人文研究，讓可及的語料在時間的跨度上，回溯到了漢字文字紀錄的濫觴時期。在語料種類方面，現代語料中、各種媒體的語料都有相當的電子檔案可以研究。不管是平面媒體、網路社群網站都是語言學家可及的範圍。語言學家可以就自己的專業，從許多不同面向，研究例如歷史語言學、社會語言學、還有詞彙、語法、語意等核心理論的議題。

在此同時，計算工具也在諸多層面快速的進步，雲端技術也提供了研究者便捷的資料存取機制和高效的大量運算能力。人工智慧、自然語言處理、機器學習等技術和軟體工具的平民化，更帶給語言學家許多垂手可得的分析工具。這些工具不僅讓研究者能以較高的效率找到相關的研究語料，更能從不同的視野、高度和角度來分析大量的語料。視覺化的工具，也讓語言學家有更好的工具可以與普羅大眾溝通所發現的語言現象。

在可見的未來，大數據、計算技術和軟體工具將與語文研究形成更加密切的關係，也給語言學研究開啟了回饋科技研究的無限機會。許多智慧型系統的研究和開發都需要真正了解人類語文內涵的能力。語言學家在這一發展的關鍵點上，正可以發揮經世致用的貢獻。

## 六、總結

綜觀以上的種種前瞻討論，可以總結語言學的發展趨勢具備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ity)、整合 (integration)、自然語料 (naturally-occurring linguistic data)、科技 (technology)、多元 (diversity) 的特質。語言學的前瞻研究趨勢也可以總結為三個面向的發展：最重要的趨勢是各次領域個別的內部整合及語言學整體的內部整合，使得語言學更加成為一個獨立整一的科學。第二個明確的趨勢是語言學內的跨次領域研究以及語言學與其他學科的跨科際研究，將使得語言學在現代科學中的地位更加重要。第三個預期的發展是語言學研究的工具化，將導致經世致用的多元應用，尤其是在醫療、科技與教育等領域。